

春雨润春意

曹彦强

“天街小雨润如酥”，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挽着春风悄悄而来，带着温软的气息，清清凉凉，亲吻大地，润着春意。

初春的雨不似夏雨倾盆，不似秋雨沉闷，更不似冬雨冰寒。它如江南女子，轻轻的、柔柔的，如烟如丝、如诗如画。

初春的雨是博爱的，虽然不像雪那样自带仙气，但也有着雪的气质，雪的风骨，也如雪一样厚爱苍生。

初春的雨是随和的，它不怒不威，不急不躁，总是把对春的爱化成柔和细腻的水，滋养万物。

初春的雨是形态万千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笔下的雨是善解人意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笔下的雨如盛唐一样恢宏自信；“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史达祖笔下的雨是缠绵的。

初春的雨有着诗人般的浪漫，有着恋人般的温柔。一朝春雨过，草木染就一溪新绿。春雨润杨柳，让原本一片灰色的万千垂柳换了新颜，枝条上一个个嫩黄的芽，伴着细细的风舒展着曼妙的身姿翩跹而舞。早春的杨柳含烟吐翠，潇洒飘逸。朱自清笔下“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站在汉江之畔，凝望

这点点鹅黄新绿，柔美与灵动，让人内心丰盈。

春雨润梅花，润红了梅枝，孕育了梅蕾。初春的梅花如情窦开放的少女，亭亭玉立又含情脉脉，淡淡的香气饱含着铮铮风骨。梅花总是迎着暖阳绽放，红的似火，白的似雪，艳丽而不妖。梅花之香，清幽而淡雅；梅花之姿，苍古而清秀。春雨和着花香，弹出滴答的声调，湿漉漉的梅花花朵像刚出浴的仙子，羞而不娇，水汽氤氲中花色更艳，花香更浓。

春雨润青草，散发出阵阵清香。春雨将漫山遍野的青草完全浸湿，原先枯黄一片的山野之间慢慢长出新的小芽，它们调皮地探出头来观察这个世界。远远望去，浅绿色的小草像给大地铺上了浅绿色地毯，走近时，才发现只有稀疏的几根，尽管“草色遥看近却无”，但空气中嫩芽的味道还是让人欣喜不已。踏上小径，穿过青青草地，感受着从脚底传来的阵阵酥软，跃动着的青草鲜活的生命力仿佛触手可及。

初春的雨澄澈了天地，洁净了空气，也滋润了心田。悠悠飘落的春雨，洗净了人们心中的尘埃，增添了几分清新和宁静。有了春雨的陪伴，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和愉悦。走出家门，仰头伸手，一滴、两滴、三滴……清凉、透润。

初春的雨也是春耕的使者。春雨过后，泥土松动，地气升腾。北方的春耕锦绣画卷渐渐展开，农人们按照与土地的约定开始备耕。他们把闲置半年的旋耕机或者犁耕地拖到院中，仔细擦拭一番，虽然很快就会耕田，会沾上新的泥土，但农人们还是擦得很细心，仿佛这是一年开工的重要仪式。而在南方，春雨滋润了秧苗，一天一个样地生长。

细雨无声，好雨多情。初春的雨润着春意，春意缱绻成诗，满目盈润的春天正扑面而来。



瀛湖春晓

魏田田

不知是瀛湖的春水太撩人，还是因为曾作为“十四运”工作人员在瀛湖办公数月结下的深厚感情，我竟然一连几个周末都去游瀛湖。

初春的瀛湖有种激荡人心的勃勃生机——水域清澈，烟波浩渺；春风掠过，波光粼粼；艳阳映照，金光闪耀；点点白帆，如梦似幻。岸边更加生动——苍山如黛，桃花似雪，杨柳如烟。在瀛湖畅游，心灵被荡涤，精神被净化，情绪被点燃。整个人仿佛随着春水而去，变成了晶莹的透明体，有种忘天忘地的辽阔辽远。那些举着春芽的红杉树、嘎嘎叫着起起落落的水鸟，更是让人豪情澎湃，忍不住对着天地大喊：瀛湖的春天，真美呀！

登上湖心岛，我想起流传在这里的故事。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日，一位美国女学者造访瀛湖，那时湖心岛还有人居住。美国学者见到正在手推磨的农妇，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叹息说：“真可怜，这么年纪还干体力活。”农妇闻言抬头看了看满头银发的女学者，说：“你才可怜。这么年纪不在自个国家好好待着，跑我们这里来弄啥？”那学者一愣，随后竖起了大拇指。我差不多每次登上湖心岛，都会想起老妇人和美国学者对话的场景。我们瀛湖人，是多么自信，多么智慧啊！

鸟岛是迷人的。高贵的蓝孔雀自由自在地漫步岛上，有的像骄傲的公主，不管有多少人观赏，都自顾自逍遥觅食；有的像爱炫耀的浪荡公子，游人扯起漂亮的风衣逗引，它就开屏，而且转着圈表演，久久展示着它那无与伦比的华丽。我在鸟岛上流连忘返，心里着实有些羡慕孔雀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多么奢侈——珍贵的富氧水域，负氧离子满满的优良空气，碧蓝的天空，无尽的绿树。做一只瀛湖孔雀，真是无比幸福。

金螺岛上的祈福树也是我迷恋的。我虽然不迷信，但每次上金螺岛，我都要虔诚地求一个福牌，恭恭敬敬写上对家人的祝福，挂在祈福树上。春风拂起树枝上千万条祈福的红丝带，也托起了千万人期盼幸福的愿景。我想象着那些不相识的远方来客一脸虔诚，想象着他们将祈福牌挂上树枝时的满心喜悦，心里升起无尽的骄傲，为我们的瀛湖骄傲。也许，只有纯净无染的瀛湖，才能承载起人们心里的美好愿望。我想，人们千里万里来到这里，皆因这个西北最大的人工湖，是真正的人间福地。

金螺岛上的许愿池更是我的所爱。掌心握着一把硬币，站在许愿池前，深吸一口气，默念美好的祈愿，然后全神贯注一个投掷，享受投中时那冲天而起的水花起舞，让你在投中时，享受的不

仅是一种愿望的寄托，更是一种生理上的刺激和心理上的满足。被它吓一跳，又被它带上欢乐的云端。

登金螺塔的最高享受，是实地体会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描写的奇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是春水共长天一色！

唐家链子码头的点点白帆，具有魔幻的特性——那么亲切，又那么遥远。坐上那只蓝色的小木船，就像穿越到远古。操起红色小木船上的双桨，又有寻梦的梦幻；而坐上快艇，则会立即找到现代化的速度与豪迈。走上人文气息浓郁的水边小街，是一定会迷醉的。你或许要坐下来喝一杯清冽甘醇的陕南毛尖，或许要吃一碗独具特色的安康蒸面，或许要跟面若春花的农家小妹搭话，或许要面对波光潋滟的湖面发呆。总之，你会将自己停泊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开。

连接金螺岛和唐家链子的浮桥，实现了人们亲水的愿望。在宽阔的桥上坐下，任凭梦想随水而去；掬一捧瀛湖水喝，感受其清冽和甘甜。有专家说，长江水是酸性的，黄河水是碱性的，只有汉江水是中性的，最利于人体健康和五谷生长。是的，梦里水乡，画中瀛湖，能带你找到诗和远方。

火烧云染红天边的时候，最宜坐在水边的农家乐吃瀛湖鱼。夕阳落在湖水里，是一湖的金、一湖的醉。我喝着主人奉上的青茶，迷醉在瀛湖的碧波金水里，直到主人唤我去看鸭嘴鱼，我才如梦初醒。我认出他是游船上的船工，就和他拉话。

我说：“你这地方依山傍水，真是太美了。”

他说：“现在的确是好。但当年修火石岩电站，瀛湖蓄水，几万移民背井离乡到湖北、福建。人们离开家乡时一步三回头，那个悲壮，现在都不敢想。我们是最幸运的，就地后靠。但当初也很艰苦。搬到山上，没有自来水，天天下到江边背水吃，一不小心就会滚到江里。后来通了水电，生活才好了。”他指给我看他们村那些后靠移民修建的新楼房，感叹：“现在搞乡村振兴，瀛湖边的村子都像天堂一样美。”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遥望湖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心里对那些为国家建设作出牺牲的瀛湖移民肃然起敬。

主人还告诉我，瀛湖景区大部分船工都是移民。政府收购了他们的船，也改变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由农民变成正式船工，有固定工资，退休后有养老金，日子滋润着呢！

瀛湖的鸭嘴鱼鲜嫩肥美。我品尝着美味，心里暗暗祈愿瀛湖人的幸福生活能够永远永远。

走在三月的路上
朝着明媚
朝着花开的方向
郁金香与映在河里的朝霞招手
山野花暖了北风
村庄，田野开始变得柔和

鲁秦儿

三月

风摇曳着日子
落下的旧事
辉煌的，沮丧的
都归于尘土
如果不畏惧秋日的凋零
允许冬日发出凛冽的脾气
那些心事
在来年的春天
会生长出各种光和希冀

孤独

张斌峰

荒原寂寥。
在这寂寥中，
我能清晰听到自己的脚步。
有影相伴，
有声相随，
我的孤独并不落寞凄苦。

大树耸立。
每次抬起头，
我都能看到树的枝干，
笔直而刚硬。

树伴着我，
树的影子映着我的影子，
在荒原，
因孤独而清晰，
因清晰而孤独。

在荒原，
我孤独而清晰地走着，
步履因春的一抹绿色而坚定。

在一片荒原，
我孤独地走着。
陪伴我的，
只有一棵高高耸立的树，
一棵倔强干枯的树。

荒原、我、树，
是这里的全部。
不，
除此之外，
还有我的影子、树的影子。
我的影子倚偎，
树的影子挺挺。



闹春图 (国画) 李斌